邊鼓集

周念春著

大馬福聯會暨雪福建會館資助學術文藝叢書

邊鼓集

周念春著

作者：周念春
题字：陈建成
封面设计：铁冬青
出版：鐵山泥出版有限公司
KERSANI PENERBIT-PENERBIT SDN BHD
No. 72, Jalan SS 15/4B,
Subang Jaya, Selangor.

印刷：CIPTA PRINTING
日期：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九日
定价：$4.00

鳴　謝

這本書得以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 CS 兄不懈地爲它催生，還有雙福文學出版基金的資助，鐵山泥出版有限公司的支持，以及楊素女女士細心的打字，鐵冬青先生精心的封面設計和陳建成先生的題字。

黃和平、甄供和方北方諸先生於百忙中爲本書作序，隆情厚誼，謹此致深切的謝意！

目録

序一　方北方 …… 1
序二　黄和平 …… 7
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
——序《边鼓集》　甄供 …… 9

第一辑：文艺批评·杂感

评金苗的情诗 …… 13
这是什么好诗？
——评紫梦羚“心目中的好诗” …… 22
怎样的情诗才是好诗？ …… 31
情诗当然可以写的！
——答符肇流的“情诗可以写吗？” …… 42
似是而非的“高论” …… 57
“的”和“得” …… 61
“很少想到为读者服务”？ …… 66
几点意见
——与而适君商榷 …… 70
“不屑一顾”与文盲 …… 73
正视读者的意见 …… 76
正确看待批评 …… 82
关于现代派文人 …… 90
事实不容狡辩
——也谈一篇是否抄袭的文章？ …… 95
文坛拾零 …… 10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

第二辑：文艺通讯·随笔及其他

澳洲寄简…… 103
何其芳谈诗歌欣赏…… 108
老舍谈写诗…… 115
谈方青的诗
——读《青春浩歌》之一…… 121
好一群劲遒的燕
——读春山的《燕子篇》…… 134
可歌可泣的十年
——读春山的《青春篇》…… 139
珍贵的友情
——旅澳随笔之一…… 144
贺年片及其他
——旅澳随笔之二…… 148
关于留学深造的几个问题
——旅澳随笔之三…… 152
后记　周念春…… 161

序一

方北方

文艺工作者是培养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由于名正，搞文艺工作的，就不是容易的了。主要是一切文艺作品，必须告诉读者有关他们未曾想到或见到的、许多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事物和问题。

这样，尤其是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就必须具备高深的识力！

《边鼓集》一书的作者，是站在一定的立场，运用一定的观点，对文艺作品、文艺作家、文艺思潮以及文艺运动所作出的探讨、分析和评价。所以具有他一定的见地和理想。

《边鼓集》的作者周念春先生，曾任中学、学院教师、顾问工程师，具有一定的学术生活经验。加以中学时期就爱好文艺，一直默默笔耕至今。由于写作态度严谨、踏实，才迟迟选出力作结集面世。

《边鼓集》一书所选的作品，虽然是两辑：(1)文艺批评和杂感，(2)文艺通讯与随笔及其他，文章的内容，却是作者对马华文艺作品和马华文艺作家，以一定的论点，作出否定和肯定的评论。所以廿三篇的作品篇目中，都是属于文艺批评的文字。

评论的对象，可分为七组。第一组是否定金苗的诗，包括《评金苗的情诗》、《评紫梦羚“心目中的好诗”》、《答符肇流的“情诗可以写吗？”》、《怎样的情诗才是好诗？》等四篇。第二组是驳斥似是而非的“高论”，包括《“的”和“得”》、《“很少想到为读者服务”？》。第三组是有关“不屑一顾”的看法，包括《“不屑一顾”与文盲》、《正视读者的意见》、《正确看待批评》。第四组是有关现代派与现代诗的看法，包括《文坛拾零》、《澳洲寄简》。第五组是推荐名家对诗创作的意见，包括《何其芳谈诗歌欣赏》、《老舍谈写诗》。第六组是肯定的诗评，包括《谈方青的诗》、《读春山的〈燕子篇〉》、《读春山的〈青春篇〉》。第七组是旅澳随笔三篇，包括《珍贵的友情》、《贺年片及其他》、《关于留学深造的几个问题》。

二

周念春论金苗《嫩叶集》的评文，主要同意读者群的批评，而非议金苗所写的，都是小圈子里卿卿我我的爱情诗；灰兮兮，极其庸俗和无聊。使人读后感受不到一点生

活的气息；那种宣扬“爱情至上”的颓废思想，对读者没有什么启示。而艺术技巧上，人物形象刻画不够鲜明，所以认为《嫩叶集》的诗，经不起时代的考验。

由于《文艺春秋》发表了紫梦羚的《从〈嫩叶集〉谈到我心目中的好诗》。周念春在他的《这是什么好诗？》一文中，认为紫梦羚所指出的那些所谓好诗的现代诗，是超时代、脱离人群的实际生活，表现的都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感情；故意标新立异，企图以空洞的美丽的辞藻来粉饰苍白贫血的内容。而以曾经在现代诗创作名噪一时，却“觉今是而昨非”的英培安否定自己过去写的诗所说的话，对紫梦羚所谓好诗加以驳斥。他说英培安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派诗人並不十分清楚谁是他的读者，以为诗人的工作是他自己的事，所以所写的是他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了，旁人是无权干涉，你看不懂是你的事……。”从而肯定地指出现代诗並不是什么“好诗”，恰恰相反，是马华文艺园圃里的毒草，是现实主义巨流中的暗礁。

针对怎样的情诗才是好诗？周念春说：文艺作品的内容是决定一切的，而形式和艺术技巧则以服务内容为目的。写爱情诗好象写其他文艺作品一样，首要注意的应该是作品的内容。他以春山的《黑夜激想篇》一诗为证，指出春山所写的爱情诗，交织着作者对祖国深沉的爱，是理想和信念的结晶，因它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洋溢着生命的激情，才是令人百读不厌的好诗。

由于为金苗的《嫩叶集》辩护的符肇流提出“情诗可

以写吗?”，周念春在《情诗当然可以写的》文中说：“爱情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颂扬爱情的诗篇当然是可以写的。然而，就象其他题材的诗篇一样，情诗也有好坏之分。我们必须肯定好的情诗，否定坏的情诗，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盲目地、毫无原则地否定一切情诗！”

在《“不屑一顾”与文盲》和《正确看待批评》以及《正视读者的意见》这一组里的文字，周念春也有独特的三点看法：

㈠、杨升桥公然宣称对马华文艺“不屑一顾”。对于这种极端轻视马华文艺的狂妄人物，赖文星所写的文字是对杨升桥加以宽容和辩解的。

㈡、赖文星把文盲也列为“那些真正对马华文艺‘不屑一顾’的人物”，如不是滥用了“不屑一顾”的成语，就是曲解这成语的真正意思。

㈢、赖文星根据个人的估计，九十九巴仙的华人对“马华文艺”的“不屑一顾”，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

至于评方青的诗，周念春说：比起那些刻意“标新立异”、晦涩难懂的所谓“现代诗”来，方青的诗是明朗的、浅白朴素的，因此就易于为一般的读者所接受。然而作者的诗的语言看来还是不够丰富的。……

评春山的《燕子篇》一文：从《赤道短歌吟》至《青春浩歌》，可以看得出春山对于旧体诗词的学习和探索，的确是曾下过一番苦功，而且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从他的新诗看来，是写得那么精简熟练，那么气势不凡，那

么具有特色。功力之深，比起他的旧体诗词来，似乎只有过而无不及。……“读春山的《燕子篇》，我的心潮不息，浮想联翩。我喜爱作者笔下的燕子；而对于作者及其友伴们的坚强，我怀着最崇高的敬意！”

以上所列的是本书的内容重要的文字，其他的内容，多有独到的看法。

三

作家对各种文艺现象都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作家拥有的笔，写出来的文字，是不可以“等量齐观”的。不过如果是透过正确的世界观，对问题的讨论、对事物的析评，有时比刀还利，可以一针见血。反之，即使具有“笔走龙蛇”的气势，甚至写出如何高超的修辞艺术，以及怎样委婉动人的情节，但那使人手不释卷的内容，如果没有见地，不够识力，以及健康理想等一定的立场；言不及义的美丽外表所产生的魅力，只能迷人于一时，却起不了使人永不忘记的作用。

可见由于不同出身与不同修养的作家，便有不同思想，而写出不同看法的内容。

因此，评人的文字未必就是绝对正确；就是立意至诚，口气温和，也未必完全会使受评的所接受。而被评的，如能透过不同看法的创作观，应该接受的可以接受，就不会耿耿于怀了。因为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毕竟是通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

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从而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的。

是为序。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

序二

黄和平

杨振宁博士是研究科学的，但文学根底也不错，甚至可以作诗填词。分析时事，同样头头是道。象杨博士那样知识多样化，实属难得。

周念春先生也是一个具备多方面知识的人。他念的是理工科，正在澳洲一间大学修博士学位，但是，他对文学、政治的兴趣也非常浓厚。他常写新诗、散文，也擅长写政论、短评和文艺评论。

我比较欣赏象杨、周这样的学者，因为他们不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在钻研专业知识之余，也关心身外事物。而许多实例也证明，一个拥有本身专业以外的知识的科学家和学者，成就往往比只钻牛角尖的同僚来得大。

周先生感情很丰富，文笔流畅，分析问题非常认真和细心；但也许是时空关系，我不能说完全同意他书中文章的观点。不过，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用心至善，即使驳斥批评别人的文章，语气和用字也非常照顾，这是他的优

点。

本书是他得奖的文集。其实他的时评、散文和新诗的作品，也有足够的分量汇辑成书。希望将来能看到更多他的著作问世。

一九八五年五月

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

——序《边鼓集》

甄供

在马华文艺界里，尽管人们承认文艺批评的重要性，然而，它仍然落后于创作，眼光独到、议论纵横、文采缤纷的文艺评论还是少见。

可喜的是，周念春君的《边鼓集》，却是较好的一种。

这本评论集，收录了作者的评论和介绍文字，文学现象或文学流派的评议，旅澳求学期间见闻的随笔。

读《边鼓集》书稿，我有许多感想。首先就是人们常议论的文艺批评衰颓的问题。许多人把文艺批评不能振兴，归咎于客观因素，我看这是有部分真实的。在现实社会里，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批评和相互争鸣的良好风气，马华文坛又何尝例外呢？而批评的观念，往往因人而异，理解上就出现天差地别：有人把它视为是批判的同义语，是人和事的评判和谴责；有人认为批评是庸俗捧场的代名词，如此等等。流风所及，好坏便混淆了：骂街的泼妇一旦被尊为批评家，笃实的评论者掺杂其间，难免就成为嫌疑犯；

应首肯或赞扬的作品，倘乖离了分寸，就沦为广告式的吹嘘，被赞扬者如有良知，就知道这是一顶有荆棘的高帽，敬谢唯恐不及了。文艺批评被混淆到这种田地，还有什么威力呢？难怪本书作者在作批评时，也有一种苦恼，担心成为“骂人”的角色。

作家憎恶或抗拒文艺批评，好象是“古已有之”的事，外国文坛也不乏这类的例证，并非是马华文坛特有的现象。例如，德高望重的高尔基曾经对批评表示鄙夷，说过“书评从来没有对我发生过任何影响”之类的话；卅年代的巴金看了许多批评文字之后，表露过他的厌烦，申言“不想再写什么了”。然而，正确的文艺批评，在任何时代里总是起着促进文学繁荣的积极作用的。我们只有正确理解文艺批评，并如实地把它作为一种艺术来看待，它才能开拓新的道路，走出别林斯基所非议的框框：“许多人若不是把批评理解成为对于所考察的现象的谴责，就是理解成这现象中对好东西和不好东西的区别：——这是对批评的最庸俗的理解！”

文艺批评要恢复名誉，让它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就必须使它从整人捧人的条框中解脱出来，这个时候，评论工作者的主观努力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我们可以不必讳言，马华文艺界固然有坚实的评论，但那种不是整人便是捧人的两极化的东西，不是没有，而是太泛滥了。今后，文艺批评要活跃起来，还有待一批思想敏锐、生活底子丰厚且对现实生活具有识见底批评家的成长，在探究具体作品时，

才有把握站到比作家创作时所据的生活层面高出一个阶梯之上，发抒为文，才能切中肯綮，搔到痒处，给予作家的才不是空洞的议论，才能期望这些批评具有独特的理论感。

批评家不是天生的完人，也不是高踞人们头上的特权阶级，可以任意对作家和作品进行鞭挞和歪曲；他应该扮演亦友亦师的角色，并设法缩短他与作家之间的距离，消除隔膜和对抗，使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要达致这个目标，首先就需要创造一个有刚健文风的社会环境，然后再由创作家和批评家同心协力去维护。可以预料，这个时期出现的文艺批评，内容和形式将是崭新的，饱蕴着思想、生活、感情的容量。当然，搞好文艺批评，其艰难的程度并不亚于创作，所以，我们的批评家还得与时代同步，善于接受新事物，善于吸收中外古今各家批评流派的优点，藉此丰富自己和发展自己。

如果我们用这些标准，对七十年代中期因批评《嫩叶集》所引起的论争，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评论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研究，便会发觉还存在许多欠缺和不足。不过，好的或较好的文艺评论，如《边鼓集》中的某些篇章，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文艺界和社会的要求。而杰出的文艺评论，却能在论述当时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梳理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见解，并达到理论的高度，因而它成为丰富和发展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主要元素了。

旅居澳洲的《边鼓集》作者周念春君，他是一位勤奋的青年，笔耕十余载，除文艺评论之外，还写诗、散文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